

木末
芙蓉花

车前子

车前子

木末芙蓉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末芙蓉花 / 车前子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36-6315-5

I. ①木… II. ①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第 032209 号

木末芙蓉花

MUMOFURONGHUA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编辑:何客
责任编辑:何换生
邵旻
封扉设计:刘运来
美术编辑:吴亢宗
责任印制:何惠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一个诗人的读书与梦游，如“木末芙蓉花”矣。

另外，此书以《偏看见》为底本增减而成。《偏看见》十多年前出版，印数较少，一些收我图书的读者常常找不到这一本；或者找是找到，品相不好。有人鼓动我再版。但我对自己的出版物无论何种，是都不愿意再版的。必须有所增减，同时换个名字，这几乎已成毛病：我如果自恋的话，恰恰表现在对自己的过去不够欣赏。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深秋车前子识于北京目木楼头

目录

1	序
1	追忆逝水年华
8	临书但有惆怅
13	湖水年年到旧痕
20	朝花夕拾
26	那片洋山芋叶上翘着的一只拇指般大小的螳螂
30	《周瘦鹃文集》跋
32	至真至假小说
37	金鱼与比目鱼
41	火的女儿是烟
45	暴食的，幻觉的，下地狱的
49	应友人之约谈《弗兰德公路》
57	坏女人胡说八道
60	比萨的另一座斜塔
66	读《史蒂文斯诗集》的若干条札记
70	老人与海
74	不耐心的钟表，腼腆的下午
80	K 的日记
84	抄写员之梦

88	不存在的卡尔维诺或讲故事的人
95	偏执的爱好
99	为了敌意的成长
103	传说一本读物
107	契诃夫是一种回忆
113	说吧，记忆
117	锁状的玻璃盒
122	一流的三流画家
125	共同的发明
130	与魔影的战斗
138	我们在暧昧的亚洲
142	手跋
145	二〇〇九年上半年枕边书
149	说书
154	分享
160	杂记之一
163	杂记之二
164	枯竭的一篇散文
165	吃乱了或者抄袭之桌
169	脱菜
171	在仄砖碎石十字花铺地梦游
177	两个梦游
203	在苏州梦游

221	在英国梦游
242	在园林梦游
257	后记

追忆逝水年华

这一场雪真大，连老北京都这么说。但再大雪也会停下，甚至说停就停。那天我说，去雪中散心吧，不料午饭过后不见雪飘之影。现在，灯下独坐，虽说雪停多日，因为冷，就没有化掉。尽管没有化掉的雪已不是雪，而是冰。窗外，一角平白，宛如无故，而这几天又有月亮，此刻就有，满满的，像桶凉水，天地素洁一新，几乎素不相识。想起张岱，约略有人如几粒芥子云云，于是越发地素不相识，于是找出《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来忆来寻：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

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湖心亭看雪》，是《陶庵梦忆》中我最喜欢的一篇（《西湖梦寻》中也作“附录”收入），觉得干净。

像在宣纸上洒点淡墨，而《湖心亭看雪》，尤其像在丈二匹宣纸上洒点淡墨，没有这几点淡墨，丈二匹宣纸就像丈二和尚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我看来，空白原说不上干净，也就是说空白并不等于干净。干净是种精神，但与其说是精神，不如讲为物质更为传神，总会觉得意犹未尽。有句话“人书俱老”，用淡墨也有滴水穿石的时间推门而入，人墨俱淡。还有就是枯笔，“枯笔和淡墨，这是黑里求白的具体表现。枯笔使白破黑而去，如月出天山；淡墨让白摸黑而来，似烛照铁屋。”

《陶庵梦忆》就是一部淡墨册页（相比之下，《西湖梦寻》更像是逸气流宕的枯笔手卷）。张岱以亡国的沉痛作了这几点淡墨的广大背景，所以这几点淡墨不轻不浮。这几点淡墨又是宿墨，也就更为沧桑了（这方面，余怀《板桥杂记》与张岱《陶庵梦忆》有异曲同工之妙）。

少年时代我不喜欢宿墨，嫌它不天真。宿墨比起新磨之墨虽少天真之妍质，但多份烂漫的从容。“天真烂漫”常常连在一起，但却是两回事。具体地说，唉，我也说不清。拿荀慧生和梅兰芳作比，荀派天真，梅派烂漫。说到京剧，

真要来比方宿墨，我就说宿墨更像青衣里的程砚秋、老生中的言菊朋。宿墨是涵养，涵而养之，沧桑也是涵养的一部分。有了涵养这层底色，张岱持论就锋芒所向而又不偏不倚。不偏不倚抑或宽大为怀，都是烂漫从容的结果：

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铖铖能新，不落窠臼者也。（《陶庵梦忆·阮圆海戏》）

贾秋壑为误国奸人，其于山水书画骨董，凡经其鉴赏，无不精妙。……贾虽奸雄，威令必行，亦有快人处。（《西湖梦寻·大佛头》）

阮贾之辈作为奸人，在江南民间的影响仅次于秦桧严嵩，可说全仗戏曲《桃花扇》、《李慧娘》的传播。这两个奸人，尤其贾秋壑，张岱是本可依仗亡国的沉痛而指桑骂槐或者借题发挥的，他却一笔带过。因为这亡国的沉痛一旦诉诸笔墨，就应该属于审美意义上的，张岱深谙此道。张岱的亡国之痛他不是哭出的、喊出的，而是要让后人自己品出。品出亡国之痛究竟还只是一张丈二匹宣纸，精妙处是那几点淡墨。那几点淡墨就是流连光景、追忆逝水年华——有人性的精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时，方算

曲径通幽。接下来进一步阅读，登堂入室，两人对坐，或一味家常，或天方夜谭，人性的精密甚至尽可免谈。而《陶庵梦忆》之所以是《陶庵梦忆》，张岱之所以是张岱，全在于他的个性化笔墨。张岱是明清小品作家中最知墨法的一位。最知笔法的，大约是钟惺。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这墨法活了，不滞不板，微微地晕化开去，“而已”两字又很到位，像凝住的神气和墨点周围结出稍深于墨点的墨线，也即水痕。墨无水不活。而在“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之前的句子，“湖上影子”可看作水墨的整体效果，“长堤一痕”是线，稍浓稍干，“湖心亭一点”是比“舟中人两三粒”稍大的墨点，墨色带湿，但比“舟中人”淡。“余舟一芥”的“芥”，既可作线看，又可作点观，神出鬼没。“一芥”的“芥”，微之又微，但是，焦墨。

鲁迅《野草·秋夜》，有著名的一个段落：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一株是枣树”是枯笔淡墨，“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为湿笔浓墨。“一株是枣树”用笔短促，“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用笔悠长，又长又浓，不乏峭拔地拖出：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

鲁迅与张岱都是绍兴人。绍兴这个地方像块焦墨，相比之下杭州就像一点淡墨。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也就可以说鲁迅像块焦墨，相比之下张岱就像一点淡墨了。

而我把人想成几粒芥子，是浓不上又淡不下，迹近伦父。《陶庵梦忆》中有《张东谷好酒》，省略抄录于下：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山人张东谷，酒徒也，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伦父载之《舌华录》：“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舌华录》中的这两句，用的全是浓墨，浓得化不开，也就僵死。多读读这一段，能知写诗作文，墨有五色笔有

八面。

灯下，《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我重读一通，鸡叫头遍时刻，想起哪一位遗民画家的题诗：“墨点无多泪点多。”亡国之痛，其实是痛得层次多多。对了，“墨点无多泪点多”，八大山人的诗吧。如果是八大山人，他的亡国之痛就是亡国之恨。张岱的亡国之痛，痛的不是亡国之恨，而是亡国之憾（这里的“恨”与“憾”，用现代汉语作解）。也正因为是憾，《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墨就淡淡的，情绪就是流连光景和追忆逝水年华了。不见得沉痛，但更蕴藉。沉痛是种蕴藉，不明白这点，也就不能明白《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好处。

鸡叫头遍时刻，是白色的时刻，上床的时刻。这时候脑袋里往外溢的白色，既不是窗外有一角是平白的，也不是读了《湖心亭看雪》的印象。上床前，还有点恋恋不舍，就把《湖心亭看雪》向睡意朦胧的妻朗读一遍，她惊了一下，抬抬胳膊。

朗读完后不料我顿生画意，随手一翻，不料又翻到附录在《西湖梦寻》中的李流芳《题雪山图》：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阊门，作此图。忆往岁在西湖遇雪，雪后两山出云，上下一白，不辨其为云为雪也。余画时目中有雪，而意中有云，观者指为云山图，不知乃画雪山耳。放笔一笑。

是云是雪，本不需多辩，就像是笔是墨，也不需多辩一样。“张岱是明清小品作家中最知墨法的一位。最知笔法的，大约是钟惺”这类话，在鸡叫的拱桥之上回头一望，真是多事。

李流芳放下笔，我却拿起笔，画了两张小品。几乎一模一样，一张抄上《湖心亭看雪》，一张题上这么几句话：

舟一粒芥子/人两三粒芥子/西湖洒点/淡墨//那是痴。看似不痛不痒/之间：大白天亮//古人乘兴日常起居/他们不说文化//二〇〇一年元月十五日/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是身体//上千年里的某刻/曾与几位朋友/走到断桥边/突然断了//出神的墨淡得看不见/见老的青年时代/到杭州就到远处/不想想我们//多情常跑前世作孽/墨淡得看不见

“曾与几位朋友/走到断桥边/突然断了”，这几句话倒是“史实”。二十年前，我与几位朋友游杭州，走到断桥，突然断了——当然不是断桥，断了的是断桥边凉亭上一根朱漆栏杆。当时冒出异样感觉，只是湖畔白糖桂花藕粉实在好吃，这感觉我也就没往心里去。

临书但有惆怅

雨寒……

忧深……

汝佳不？

王羲之的文章收在《全晋文》第二十二卷至二十六卷。读他《用笔赋》，“时行时止，或卧或蹶”，也是行文诀。《与人书》中有“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是书法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被忽略了。又王羲之几次说到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他是强调苦学的。

他的杂帖最好，有情。情在日常中。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

临书但有惆怅。

……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须此药草，可示当致。

今年年初的一场大雪，我颇怀念南方朋友，却写不出。“临书但有惆怅”，一句客套话也有情致。

胡桃种活了，设想在山坡之上，绿油油的树苗仿佛药草，王羲之要能吃到胡桃还要多年。胡桃树有明媚色彩，在乔木里属于活泼少年，不像柿树枣树龙爪槐那样老气横秋。

我喜欢胡桃这名，看到“此种彼胡桃皆生也”这一句，心里特别快乐，大概是我童年有几年常常从一片胡桃林里穿过。我究竟什么时候喜欢胡桃这名的呢？一切都是绿色，一切都是存在。我没见过胡桃落叶，因为一到秋天我就不用穿过那片胡桃林了。但还是有失去。胡桃在枝头表皮碧绿，农民们打下，浸在水池里沤，不多久呈现褐色——最后装进麻袋摔甩，让肮脏的表皮脱离。胡桃会肮脏得如此之快，而胡桃这名永远干净：碧绿在枝头，天很蓝，阳光。日常生活可以毁坏胡桃之实，却毁坏不了胡桃这名。所有的物皆能飞速发展为庸俗，而词静观已名。物在往外挣扎，

词越陷越深——隐居于埋名的本地。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奉黄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知，前者至不？

按照《橘录》说法，“柑乃其（橘）别种”，王羲之种橘奉橘，种柑奉柑，与书法一样，皆为本色。做什么，他没有别种。

我在北方生活久了，念雨。早晨醒来，听到窗外淅淅之声，会舒坦地伏枕谛听。或半夜惊雨，眼前似乎得了崭新的天地。有几次风过白杨，听成秋雨。或许有人以为我怀乡了。

在江左，十天七天雨，避之不及，何念之有？一下雨，粉墙亦如疲倦的绝望，黛瓦就像在皱皱巴巴的银幕上跳动着一部模糊不清飞沙走石的老电影。黑白电影。露天电影。一部老电影被厂区反反复复放映，我们小孩看过七八遍以后为了看出点新花样，就坐在银幕后面看。在我们身后，是红砖围墙，出了红砖围墙，是农民们的土地：一条沟，玉米田，集体墓地，很远很远，是胡桃林。在晚上是看不清胡桃林的。……不在江左，更觉得王羲之的这一段段文字清晰，不，不是清晰，是亲切。